

板本研究

從哈佛燕京館藏零種《輟耕錄》版印時間判定說起 --兼談清初汲古閣《津逮秘書》與《文選》書版流向

郭明芳*

哈佛燕京館為著名歐美漢學重鎮，館藏古籍豐富。該館不斷為讀者方便而從事館藏書目、書志出版，以及館藏數位化公開使用等。這樣的精神不僅嘉惠學人，相對也是對館藏的另一種整理與修訂。換句話說，透過館藏公開，讓更多人認識館藏並對館藏作更深的研究。舉例來說，館藏汲古閣《津逮秘書》零種《輟耕錄》一書，該館書目資料庫訂為「明末《津逮秘書》廣文堂印本」就值得再修訂。

《輟耕錄》為汲古閣刊印《津逮秘書》一種。《書志》編寫者當時或無暇仔細翻閱其中內容，遂訂為明末。筆者正好經眼數種汲古閣版《輟耕錄》，或可對館藏有所修訂，同時也兼談汲古閣《津逮秘書》書版散失情形。

《輟耕錄》一書收入毛晉《津逮秘書》。《津逮秘書》書版有原胡震亨刻《秘冊彙函》，亦有毛晉在明清時期刻板，尚有一種得自外版，《輟耕錄》即是得自外版。按，臺北故宮藏萬曆六(1578)年徐球修補舊刊本《輟耕錄》與《津逮秘書》同版，故知其書版得自徐球所修補之本。

沈津主編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哈佛燕京館藏書志》¹著錄是書，「1396 明末刻津逮秘書本輟耕錄」云：

《輟耕錄》三十卷，明陶宗儀撰。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。八冊，半葉十行、二十一字，左右雙邊，白口，無魚尾，框高 19.9 厘米、寬 12.7 厘米，題「南村陶宗儀」，前有至正二十六年(1366)孫作序。後有毛晉識語。

陶宗儀字九成，黃巖人。博學問、工詩文，嘗舉進士不第，明洪武年聘為教官，常躬親稼穡，暇則休於樹蔭，凡有所得，便記之於葉，貯於盎，十年竟積盎以數十，一日發而錄之，得三十卷，即是書也。又有《國風尊經》、《南村詩集》、《說郛》、《書史會要》、《古刻叢鈔》等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云：「郎瑛《七修類彙》謂宗儀多錄舊書，如《廣客談》、《通本錄》之類，皆攘為己作。今其書未見傳本，無由證瑛說之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。

¹ 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 年 4 月

確否。但就此書而論，則於有元一代法令制度，及至正末東南兵亂之事，紀錄頗詳，所考訂書畫、文藝亦多足備參證。惟多雜以俚俗戲謔之語，閭里鄙穢之事，頗乖著作之體。葉盛《水東日記》深病其所載猥褻，良非苛論。然其首尾賅貫，要為能畱心於掌故。故朱彝尊《靜志居詩話》謂宗儀練習舊章，元代朝野舊事實，借此書以存。而許其有裨史學，則雖瑜不掩瑕。固亦論古者所不廢矣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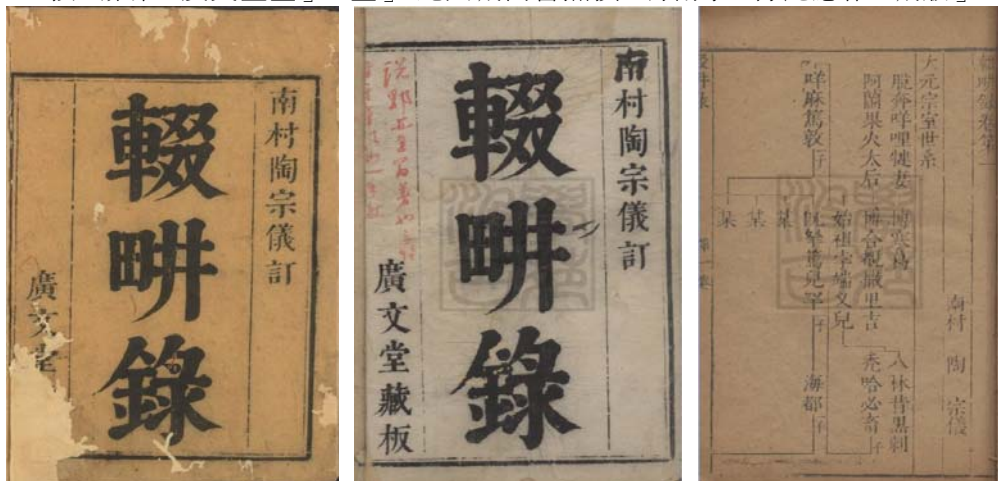


哈佛館藏《輟耕錄》卷端書影

是書有扉葉，題「輟耕錄。南村陶宗儀訂。廣文堂□」。當為此書毛氏版片轉入廣文堂後，重新刷印之本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入子部小說家類。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僅收明人批校本，臺北國家圖書館亦有收藏。(頁 1088)

按，扉葉「廣文堂□」，「□」，北大藏同書無損，有兩字，據此應作「藏版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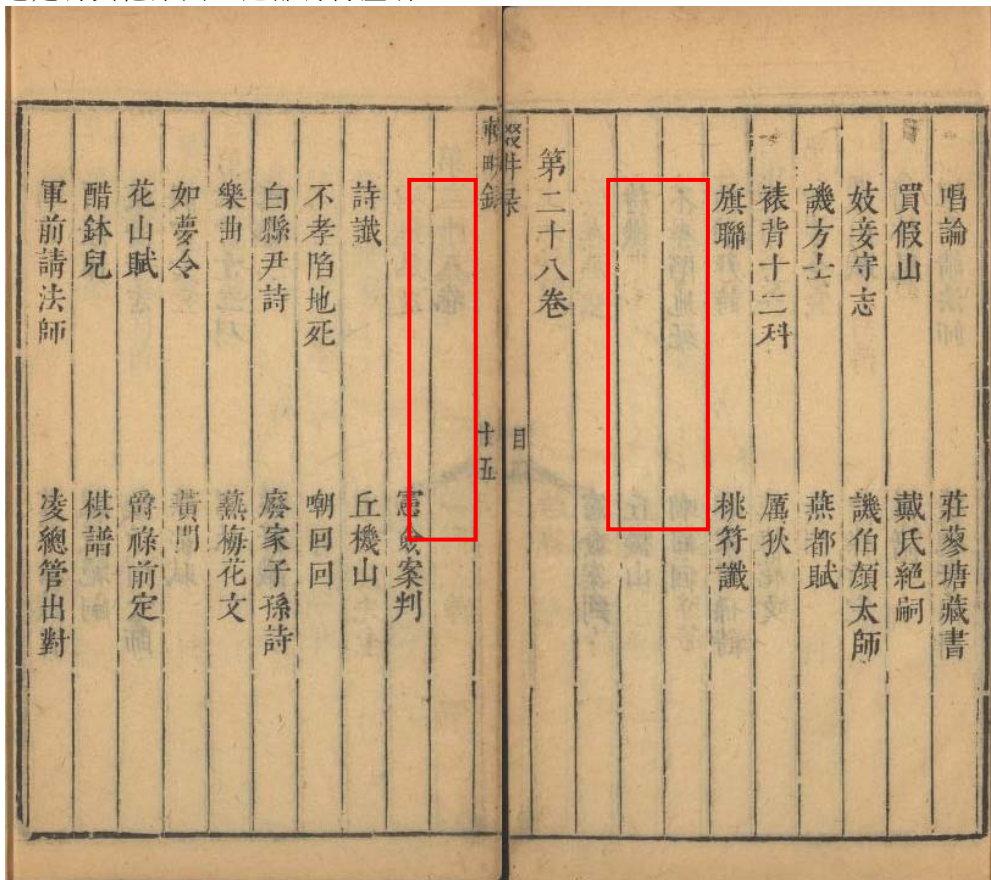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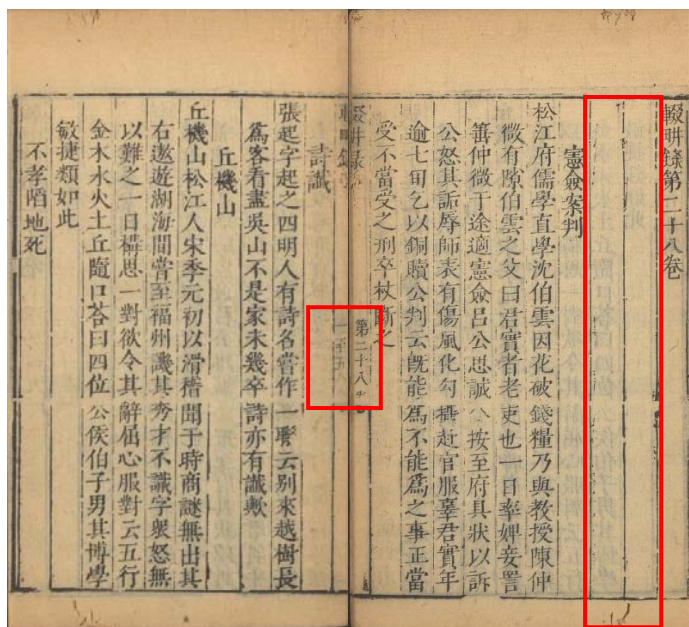
哈佛燕京本扉葉

北大本扉葉與卷端書影

《書志》將此書訂為「明末毛氏汲古閣刻《津逮秘書》本」，又云扉葉「廣文堂」，「當為此書毛氏版片轉入廣文堂後，重新刷印之本」，就有扞格不入之處。《津逮秘書》為明末清初毛晉汲古閣刊印，核對汲古閣本與本書為同版，怎麼廣文堂又在明末得版並刷印？若為廣文堂再刷印之本，其時間應已至清初方合理。因此，前述北大所藏本即著錄印行年代為「清」是不錯的。

《書志》之所以訂為「明末」，筆者以為當初撰寫《書志》迫於寫作交稿時間，無法細查每一種圖書內部情形所致。因此，《書志》並未寫到此書內容與常見之本有何不同。事實上，此書在卷廿七至廿八的目錄與正文中有遭剷改之跡：目錄葉有八條遭到剷除，相對於正文亦同。而正文卷廿八缺前四葉。其首葉即第五葉，版心刻「一至五」，卷首雖亦刻「輟耕錄第二十八卷」，很顯然是後來刻上，而且該卷卷端離正文有兩行空行。這樣要如何解釋？是原汲古閣原本就缺葉，還是廣文堂所剷除？至於其剷除原因如何？是犯禁，還是有其他原因？這都有待釐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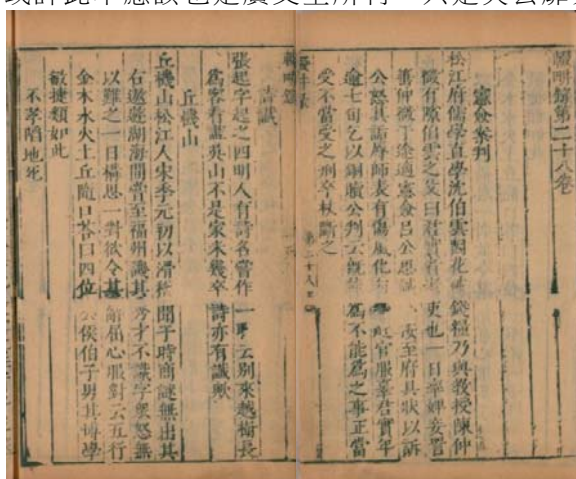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哈佛本剗改葉面情形書影

筆者有幸經眼毛氏汲古閣刊《津逮秘書》零本與《津逮秘書》後印本《輟耕錄》兩種數部。而此正可對哈佛燕京所藏零本《輟耕錄》版刻作出印行時間判定。

首先，日本國會圖書館藏《津逮秘書》零種《輟耕錄》與《津逮秘書》全帙。其零種無扉葉，前述卷廿七末至卷廿八首亦遭剗除。其印行時間應較哈佛藏本稍晚，或許此本應該也是廣文堂所刊，只是失去扉葉。



日本國會圖書館藏零本《輟耕錄》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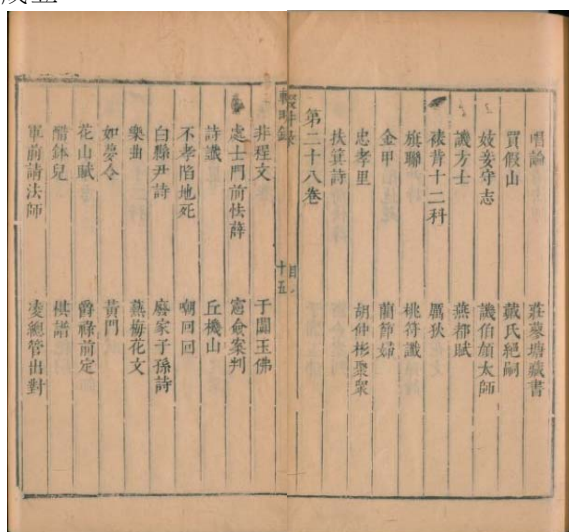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國會館所藏第二種為《津逮秘書》，前有扉葉，作「小寒山陳函輝先生撰。津逮秘書。汲古閣藏。」另鈐有「蘊古堂藏書印」、「蘊古堂藏版」二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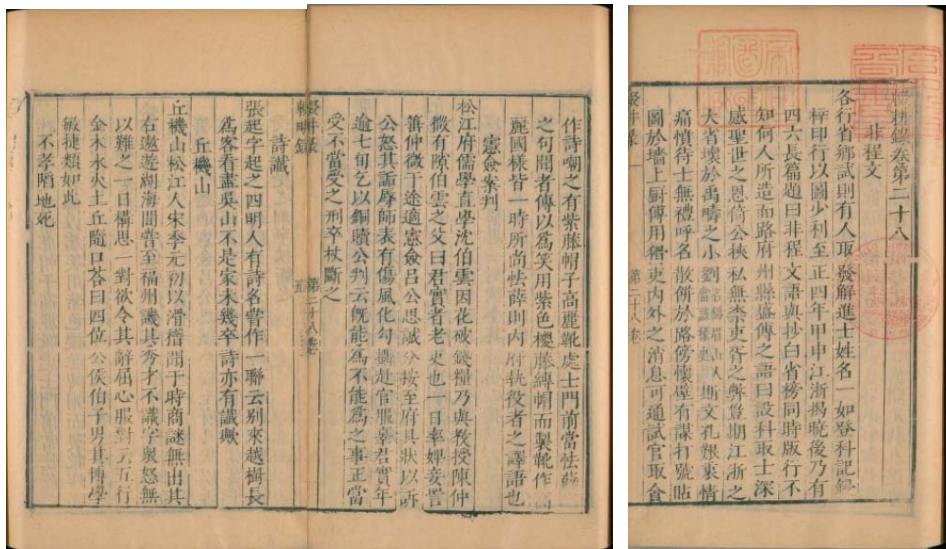


日本國會圖書館藏《津逮秘書》扉葉書影

蘊古堂應是明末清初金陵朱姓書坊。按，人大藏萬曆己酉春周氏博古堂刊《世說新語補》有扉葉，作「本衙藏板」，並鈐「金陵書鋪廊蘊古堂朱文鄉發兌」。又北大藏明崇禎金陵百城樓、蘊古堂、文樞堂刊《史記》，扉葉作「箋註評林定本/太史陳明卿先生箋釋。史記。金陵百城樓/蘊古堂/文樞堂藏板」。

而此叢書本於《輟耕錄》卷廿七末至卷廿八前卻是完整無缺。按，比對兩者，為同版，哈佛燕京本所缺內容如次：卷廿七後缺〈金甲〉、〈蘭節婦〉、〈忠孝里〉、〈胡仲彬聚眾〉、〈扶箕詩〉等五篇；卷廿八前缺〈非程文〉、〈于闐玉佛〉、〈處士門前怯薛〉等三篇，核之內容，無犯禁事實。因此，犯禁遭剷除之說應不能成立。





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叢書本《輟耕錄》書影



《輟耕錄》卷廿八卷端書影

依次為哈佛藏本、日本國會圖書館單行本與蘊古堂《津逮秘書》本

從以上可知，就卷廿八卷端而言皆屬同版而有先後印之別。日國會館藏蘊古堂叢書本是最早，其次是哈佛廣文堂本，再次是日國會館單行本。據此或可知，其後書估得版時，已有缺版，故對是書作相對應處理所致。

另外，蘊古堂本扉葉已改換，非汲古閣原扉葉。蓋毛氏所刊《津逮秘書》為毛氏所輯，非陳函輝所撰。而汲古閣扉葉見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藏一部《津逮秘書》，無陳氏扉葉，另有篆書各函總目扉葉，其字畫清晰，應是毛氏初刊。公文書館本又與有陳函輝扉葉之各集總目不同。²蘊古堂本序後又有各

² 前人或有未曉，將陳函輝扉葉歸入毛氏原刊，如《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--叢書部》(臺北市：國家圖書館，1996年)頁93-94所載，館藏書號15319號亦有此陳函輝扉葉，其著錄明崇禎三年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，應修訂為清初後印本。

集總目，其中〈毛詩津逮序〉當為《子夏詩序》前所冠，書坊後印未知其然，遂前移至《津逮秘書》序與各集總目之間。



國立公文書館藏本第一函與第一集扉葉書影

蘊古堂本無缺葉，缺葉見於廣文堂本，是否為廣文堂所為？筆者曾經眼過一部《津逮秘書》叢書本，其與蘊古堂本同，惟首扉葉鈐有「謝氏藏版」、「□封堂」印。另卷廿七至廿八部分已遭到剗改，文字亦較哈佛本清晰，或許此書剗改是在謝氏□封堂得版之時。廣文堂後得其《輟耕錄》單版再刷印。

按，此本《津逮秘書》前有與蘊古堂本相同扉葉，然另鈐「謝氏藏版」、「□封堂」印。又此書在《續湘山野錄》葉卅二、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五葉一、卷十葉十五有所謂紙廠印。根據現今學界見解，紙廠印多半見於清代，至今仍未見有明代者。

據此，或可對津逮秘書書版流傳有一勾勒：《津逮秘書》書版首為金陵蘊古堂所得，卷廿七至廿八並未有缺，此時扉葉已改為「小寒山陳涵輝先生撰」字。次再轉手南京謝氏□封堂，此時則卷廿七至廿八已有缺版，□封堂著手作修補一將卷廿八第五葉剗除改刻。此時應是《津逮秘書》最後一次刷印了。其後，叢書書版分散入各肆，其中《輟耕錄》為廣文堂所得。此時，據鄭德懋指出，金陵地區或有翻刻³。

按，廣文堂，根據瞿勉良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(增訂本)》⁴言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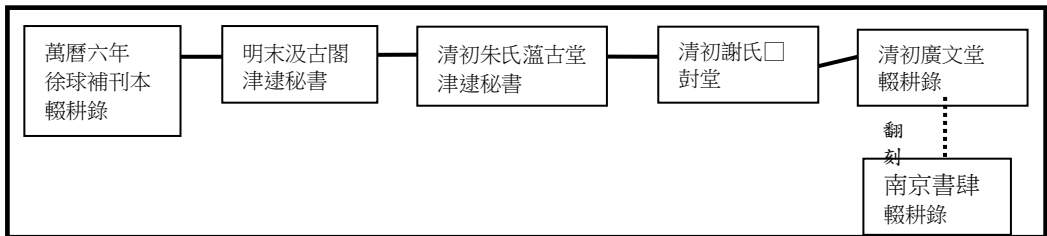
³ 此詳下述。

⁴ 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2月

廣文堂。明成化間一刻書家的室名。刻印過陶宗儀《輟耕錄》30卷，呂本《皇文寶訓》40卷(頁24)

上述引文中，《皇文寶訓》當是《皇明寶訓》之誤。北大藏兩種，一種著錄明萬曆間廣文堂刻本，一種著錄餘姚呂氏刻本。廣文堂為成化之說不知從何來。又清華館藏《輟耕錄》著錄成化年間刊印，或受此影響，亦未詳其據。筆者知成化間松江府刊印有《輟耕錄》，然與汲古閣版不同，應非混淆所致。至少從以上證據可知，印行《輟耕錄》的廣文堂應是清初江南一帶書肆，而非成化間，且其僅印行非刊刻，可以知矣。至清中葉以後廣文堂有不少同名肆，如道光間曹氏肆、光緒間廣州某氏與桂林賀氏等，則又與印行《輟耕錄》者無涉。

根據以上諸實物推測《輟耕錄》的流傳如下：



汲古閣《輟耕錄》版本流散圖

由以上可知，汲古閣所刻《津逮秘書》書版應在清初已散入書肆。一般言汲古閣書版散出，多根據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⁵論之。《書林清話·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四》言：

毛氏汲古閣藏書，當時欲售之潘稼堂太史未，以議價不果，後遂歸季滄葦御史振宜。黃丕烈《士禮居叢書》中所刻《毛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》所載價目，即其出售時所錄也。至所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板歸常熟小東門外東倉街席氏，《十七史》板歸蘇州掃葉山房，《三唐人文集》、《六十家詞》板歸常熟小東門興賢橋邵氏，《八唐人詩》板歸山東趙秋谷執信，《陸放翁全集》板歸常熟張氏，《十元人集》板歸無錫華氏，《詩詞雜俎》、《詞苑英華》板歸揚州商家，《說文解字》乾隆時板在蘇州錢景開萃古齋書肆。此鄭德懋《汲古閣書板存亡考》所載語可徵也。阮葵生《茶餘客話》六云：「子晉家藏舊本亦夥。或云：『王駙馬以金錢輦之去，其板多在昆明。駙馬者，吳三桂婿也。』」阮以蘇人言蘇事，

⁵ 臺北市：世界書局，1961年5月

而考之不真如此，遑論其他。雖然，毛氏刻書為江南一代文獻所系，是則考古之士所當詳知者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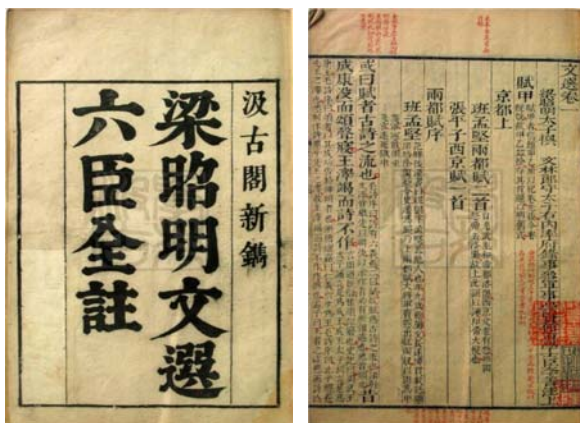
葉氏未及論之《津逮秘書》。又據葉氏所言之鄭德懋《汲古閣書板存亡考》（《叢書集成續編》第 5 冊），列有不少汲古閣書版流向，其中並列有「《津逮秘書》」，其云：

版已無。其中鄭樵注《爾雅》有常熟蘇良建集古堂翻版，《酉陽雜俎》有江寧書坊翻版，**《輟耕錄》有江寧翻版**，《癸辛雜識》有杭州翻版，《夢溪筆談》有杭州翻版。

由此可知，鄭德懋時《津逮秘書》書版已無存，僅有少數書籍在南京或杭州翻刻行世。這也跟《津逮秘書》書版被賣至南京相合。鄭德懋字若雲，一作應雲，晚稱悔道人，常熟人。諸生。博學強記，雪抄露纂，至老彌篤。擁書萬卷取康熙詞科諸人著作，擇其尤雅者，手纂一編，邑中自乾隆以來諸名人詩文輯成稿本。年八十六卒。遺書散佚殆盡，撰有《汲古閣刻板存亡考》。

現根據上述幾種實物，或可勾勒《津逮秘書》書版在清初已流向南京，歷至少三家書肆刷印流傳情形。鄭德懋約乾嘉間人，再據此，《津逮秘書》書版或亡於乾隆時。

而鄭德懋所見汲古閣書版流向亦有不全，除《津逮秘書》外，尚有汲古閣刻《文選》並未提及。汲古閣刊《文選》，前有扉葉，作「汲古閣新鐫。梁昭明文選六臣全注」。每半葉十二行、廿二字，版心白口、單黑魚尾，魚尾下書「汲古閣」、卷次、葉次。卷端題「文選卷一」，下緣有「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」篆字牌記，另〈文選序〉亦有；次行題「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」。



南京師大藏汲古閣刻《文選》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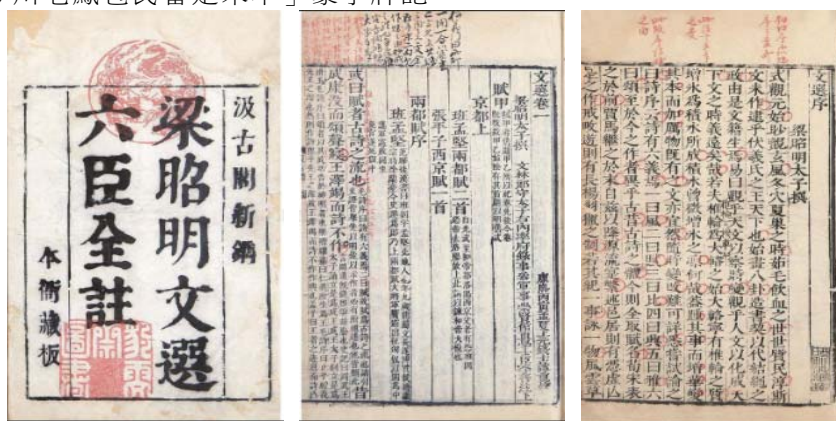
汲古閣刻《文選》，其轉版情形如何，未有人探究。現筆者就所見材料看，其最早轉版者為重倫堂⁶。此重倫堂本〈文選序〉仍有「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」篆字牌記，未知其所在與時間，然應清初書肆。



重倫堂印本書影

其後，又見有卷端下緣題康熙丙寅(廿五年，1686)上元錢士謐重校刊本，可知汲古閣書版於康熙廿五年不僅已流落南京，而又經人校訂印行。再依其漫漶程度，分別先後有豹變齋⁷與文治堂⁸兩家印行。

按，豹變齋為啟禎間金陵書肆，至清初仍有營業。此本卷端下題：「康熙丙寅(廿五年，1686)孟夏上元錢士謐重校」字樣，「熙」字缺筆。〈文選序〉仍有「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」篆字牌記。



豹變齋印本書影

⁶ 見嘉德 2011 年春拍 122 號，此本有毛氏刊記，其著錄「清康熙二十五年(1686)錢士謐重刻本」，未知其據。

⁷ 見卓德 2013 年春拍 3157 號。

⁸ 見 2017 年嘉德四季 49 期拍賣 3260 號。

其後書版再歸金陵文治堂所得。文治堂本〈文選序〉亦仍見毛氏牌記，扉葉作：「汲古閣新鐫/梁昭明文選六臣全註/本衙藏版。」並鈐有「文治堂藏書」印。北大藏《禮記省度》四卷著錄康熙十一(1672)年南京翊聖堂、文治堂、孝友堂硃墨套印本，故可知文治堂為清康熙間金陵書肆，據此或可知此書版流入金陵。



嘉德拍賣文治堂印本書影

其後又有南京的光霽堂⁹翻刻，書版後歸懷德堂¹⁰。

按，光霽堂亦為清初南京書肆，曾獲奎壁齋部分經書書版再刷印。此本《文選》序無毛氏牌記，卷端亦無前氏校刊一行，且字體異於毛氏刊本，故可知為翻刻。此本扉葉另鈐「文選舊本字跡□□□今/本坊不惜工費依毛氏原本/刊刻校對無訛識者珍之□□」。



光霽堂印本書影

⁹ 見保利 2013 年秋拍 4412 號。

¹⁰ 見上海朵雲軒 2011 年春拍 2169 號。

光霽堂書版後於乾隆十一年歸同邑懷德堂，其扉葉有「乾隆十一年重鑄」字並鈐有「文選李注一書海內□□□□第行世已久字跡漫渙□□□□本坊不惜工價重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之」。又《拍錄》云：「從書內板式，刻工，印工觀之，實為汲古閣存板後印，加添乾隆書牌而已。也可考證汲古閣《文選》原板去向之一。首冊尾頁有戊午(1918)年金爾珍長跋曰：此本珍貴處乃黃溪史玉岑評點，朱書精楷，孜孜不倦。《文選》行世久。刻本文字多漫漶。唯毛晉影抄宋本為善。此本仿佛得之。黃石史太學，多蓄毛抄善本，此本為其手批，校勘頗精到，訛誤之處亦多所修正，校讎審慎點評雖為一家之言。亦多獨到之見。彌足珍視。」



懷德堂印本書影



北大藏本書影

其書版又歸□□書屋¹¹印本。此本一如文治堂本，然〈文選序〉已無毛氏牌記，又卷端下緣雖亦有錢士謐校一行，然次行作者署名似為翻刻¹²，與原汲古閣原版不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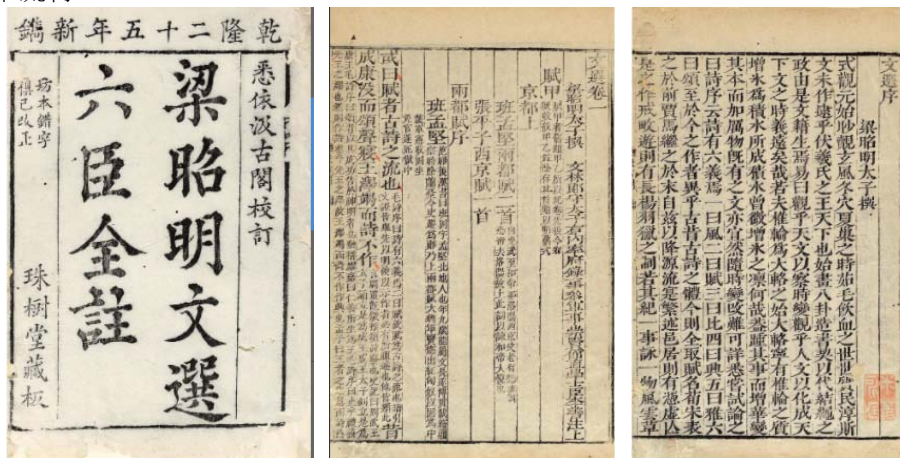
□□書屋本書影

¹¹見 2015 年保利十週年拍賣專場 246 號。

¹²此本原有藏印似遭剷除，從現存遺跡看，與汲古閣原版有差。

其次，乾隆廿五年又見有珠樹堂翻刻¹³，事實上，此本與前述汲古閣版極為接近，但為翻刻非汲古閣原書書版所刷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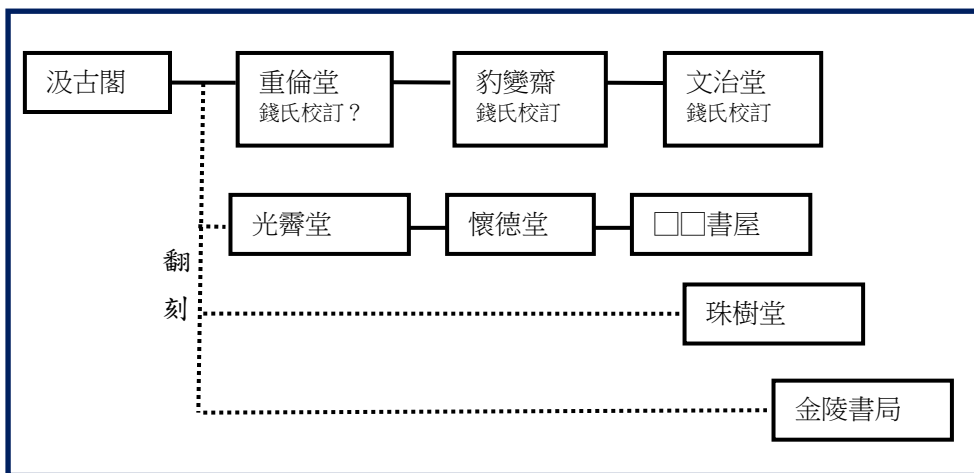
按，珠樹堂，依地緣關係有可能是江南書肆。至於原汲古閣本則未見再刷印流傳。



株樹堂本書影

其三，清末金陵書局又有據汲古閣本重刊。

而於汲古閣刊本《文選》，其書版與翻刻情形可繪為下圖以示之：



汲古閣《文選》版本流散圖

另外，以「汲古閣」為名刻書者，尚見清乾隆中期常德潘相。潘相曾官國子監學教席，撰有《琉球入學見聞錄》，為記琉球之書。此書扉葉作「琉球入學

¹³見於保利 2017 年 12 周年拍場 42 號。

見聞錄。汲古閣藏版。」依時間看，應非常熟毛氏所刊，此不可不辯之。

按，潘氏汲古閣刻書，現所知有以下數種：

乾隆十八(1753)年《周禮撮要》三卷，今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。

乾隆三十三(1768)年《琉球入學見聞錄》四卷。

乾隆四十(1775)年《禮記厘編》十卷，今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。

乾隆四十一(1776)年《周易尊翼》五卷。

乾隆四十三(1778)年《春秋尊孟》一卷、《讐文書屋集略》八卷、《尺牘》一卷、《俎豆集》三十卷。

乾隆六十(1795)年刻潘相撰《吾學錄》五卷。



常德潘氏汲古閣刻書書影

古書版刻印行年代、判定本就不易，若遇書版轉手數回，則需儘量蒐集眾本，仔細核對，方能有一較清晰論斷。哈佛藏本或許未能再查找他版本加以比對，致於判定時有所舛誤。

而汲古閣刻書眾多，研究頗多。然亦有不少問題仍未釐清，其刻書書版向問題即其中之一。對此問題，前行研究者或有初步成績，然限於時空環境，未能詳密調查，以致有缺漏。這些成果再經人傳抄，以訛傳訛，終未能廓清。今日環境較之過往便利許多，各館整理館藏古籍，製作古籍影像數據庫，編印書目書志，其成果不少。再加上各種拍賣資料越發透明，正可加以利用，對前人未解或不足，進行考察。本文為筆者就日常讀書發現汲古閣刻《輟耕錄》與《文選》兩項略作考察，瞭解二書刊行源流，書版傳承。這也對汲古閣研究稍作一貢獻。當然，像汲古閣以刻書聞名，其書版流向問題值得再考察，或也可作為出版史研究一環。